

毒堇之杯：苏格拉底、希腊黄金时代与正当的生活

作者：贝塔妮·休斯

致

款待之谊

以及我在海内外的朋友

-
1. [⊙](#)原文“KE-SE-NE-WI-JA”“xenwia”和“xenia”均为线形文字B。“KE-SE-NE-WI-JA”意为“供给宾客”；“xenwia”意为“给宾客的赠礼”；“xenia”意为“殷勤待客”。此处“款待之谊”取抽象意。（若无特别说明，全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有许多奇迹，有许多恐怖，但没有比人更奇妙或更可怕的了。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332

还有什么样的人会比最幸福的人更为诸神所爱呢？

——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描述的苏格拉底，4.8.3

序

凡有智慧的，无论人神，都不会再爱智慧了。

凡因无知而变得败坏、腐朽、邪恶的人也一样不会争取智慧。因为邪恶或无知的人都不会追求智慧。

余者是那些蒙受无知之苦，却仍然保留着一些悟性和理解力的人。他们很清楚自己还有哪些事情尚不知晓。

——柏拉图《吕西斯篇》(Lysis, 218b)中的苏格拉底，公元前4世纪

把两个作家放到一个房间里，肯定会有一人苦着脸离席，除非其中有彼得·库克(Peter Cook)。据说他在酒吧里遇到了另一个作家，对方问他是不是在写书。“是，也不是……”他轻描淡写地答道。

对我来说就没这么自在了。我曾经到爱丁堡的一家酒店和一位获奖小说家吃了顿早饭，当时我正准备撰写本书，话题就在友好的氛围中转到了我俩的下一个写作项目上。

“苏格拉底！好一个甜甜圈式的题材啊！”他叫道，“可写的内容太丰富了，只不过这中间有个巨大的空洞，就是这个核心人物……”我的笑容僵住了。他说得还真是一点没错：因为据我们所知，苏格拉底并没有将其哲学形诸笔端。他的思想影响甚巨，然而我们对他的一切认知都源自道听途说。他在历史中的缺席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过去的五年里，当我落笔成文之时，一个幽灵般的甜甜圈总会在我的肩头盘旋。

不过画家会告诉你，如实呈现一个形状的最佳方式就是处理好它周围的空间。一手文献中的、自传性的、历史中的苏格拉底就是一个空洞，通过观察这个苏格拉底形空洞周围的形貌，也就是他所居住的城邦——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我希望能为这片景观中的苏格拉底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素描，或者说他那个时代的一张舆图，而不完全是他的生平。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准备了一个仓库，里头装满了各种不同寻常的助手——移土器、推土机、铁锹和泥铲，过去的几年里，它们一直在仔细地检查希腊的地貌。随着2000年这个千禧年的到来、2004年希腊奥运会的申办、新的雅典卫城博物馆(Acropolis Museum)的开工，以及规划法的变化，公元前5世纪的一大批物证也得以重见天日。苏格拉底是一个“eidolon”（幻象）——这个希腊单词演变成了英语中的“idol”，一个幽灵——但他曾出没于一片极为真切的景观之中。这个幽灵是有史以来最具挑衅性和启发性的思想家之一，通过探索他所处的物质景观，我希望能充实他的形象，并由此想象他的生活。□

1. 苏格拉底不仅是学者的磨刀石，也不仅是一个启迪人心的人，他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黄金时代的关键见证者。几千年来，学者一直想通过他的丰厚遗产来磨砺自己的智慧。苏格拉底个人的证词是一片空白，而这一空白已被许许多多的解释匆匆填充了。围绕着这个和苏格拉底一样大的空洞，亦即这位哲学家本身，人们构建了各种各样的世界：伦理的、法律和宗教的，但其中只有少数涉及了我们所探寻的一件事，即他所处的那个已不存在的物质环境。

文前插图

□

插图1 约制作于公元前360—前350年的彩绘双耳陶罐，古希腊人（通常是女性）从公共喷泉房取水，装在这种罐子里。陶罐描绘了6个女性人物围绕着一根纪念柱，或站或坐，手里拿着贵重物品，可能与崇拜或祭祀仪式有关。现藏于芝加哥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

插图2 约制作于公元前6—前5世纪的古希腊弓箭手雕塑，发现于雅典娜神庙西部。出土时颜色已经褪去，后来又重建了色彩。拍摄者：Marsyas。

□

插图3 18—19世纪法国画家尼古拉斯·安德烈·蒙西奥(Nicolas-André Monsiau)的一幅油画，描绘了苏格拉底正在与阿斯帕西娅进行辩论的场景，他十分钦佩阿斯帕西娅的智慧，甚至称她为自己的修辞学老师。现藏于普希金美术馆(Pushkin Museum of Fine Arts)。

□

插图4 19世纪建筑师、艺术家阿尔伯特·图内尔(Albert Tournaire)绘制的重建德尔斐阿波罗圣殿的作品，现藏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

□

插图5 18—19世纪德国画家利奥·冯·克伦泽(Leo von Klenze)的一幅油画，描绘了理想中的雅典卫城和战神山，现藏于慕尼黑新绘画陈列馆(Neue Pinakothek)。

□

插图6 19世纪法国画家让-莱昂·杰罗姆(Jean-Léon Gérôme)的一幅油画，画中的苏格拉底正从阿斯帕西娅家中找回亚西比得。

□

插图7 18—19世纪奥地利画家安东·彼得(Anton Petter)的一幅油画，画中的苏格拉底正在责备亚西比得的放荡，拍摄者：Marina Diamanti。

□

插图8 17世纪的法国画家小米歇尔·高乃依(Michel Corneille the Younger)的一幅油画，描绘了阿斯帕西娅被哲学家包围的场景，她十分美丽和智慧，曾帮助许多哲学家提升演讲技艺。现藏于凡尔赛宫。

□

插图9 18世纪法国画家尼古拉斯·吉巴尔(Nicolas Guibal)的一幅油画，画中苏格拉底正在教导伯里克利，并向众人演说哲学。现藏于符腾堡州立博物馆(Landesmuseum Württemberg)。

□

插图10 17世纪荷兰画家雷耶·范·布洛门达尔(Reyer van Blommendael)的一幅油画，描绘了苏格拉底与他的两个妻子，现藏于斯特拉斯堡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Arts de Strasbourg)。

□

插图11 17世纪比利时画家米歇尔·斯韦茨(Michiel Sweerts)的一幅油画，描绘了想象中雅典大瘟疫的悲惨场面，现藏于洛杉矶艺术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

插图12 18世纪新古典主义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一幅油画，以柏拉图的《斐多篇》为蓝本绘制而成。苏格拉底即将服下毒堇汁而死，却仍镇定地向他悲伤的弟子们讲述灵魂永生的道理。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引言

对一个人来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柏拉图《申辩篇》(Apolog, 38a)中的苏格拉底

我们的思考方式皆出自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认为，作为个体，我们需要去质疑自己周遭的世界，而这正是生活在“现代”(modern times)的核心意义。在源起于24个世纪前的苏格拉底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目睹“ethos”(道德)——“ethics”(伦理)的诞生，以及对“psyche”(灵魂)的确认。这位“第一殉道者(Martyr)”——希腊语中的“Martyr”是指“见证人”——见证了“真理、德性、正义”和“言论自由”，因而也被尊奉为西方文明的基石。

苏格拉底立身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开端——民主和自由就是在那时首次被人们当成了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我们需要去理解他，因为他不仅在追问生命的意义，更是在追问我们自己的人生意义。

苏格拉底预见了我们这个时代。他担心追求富足会招致盲目的物质主义，而“民主”则会沦为争斗的托词。他说，若我们不幸福，若我们遗忘了什么是善，那战船、城墙和光彩夺目的雕像还有何意义？他的这一问题在如今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适切。他问道：“怎样的生活才是正当的？”

我是一只会蜇人的飞虫，被派来撩拨这座城市，而它仿佛就是一匹巨型的纯种马，因为体型庞大，所以行动迟缓，需要一点刺激。

◇◇◇

苏格拉底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他并不是个说教者：他会漫步于雅典街头，与人辩论何为人的本质。对于这座城市的年轻男女来说，他是不可抗拒的：他无休无止地提问，似乎是想挖掘人们认识自我的潜力。他的“伦理”方案的核心就是追寻“善的生活”。他的话语是无与伦比的睿智(sophia)之声，饱含知识、技艺、智慧和真理，在当时以及此后的2400年里都是人们的谈资。苏格拉底的大半生都是在雅典的公共场合度过的，他在那些地方能不受限制地与人进行哲学讨论。但当这位哲学家年近古稀之时，雅典却和他翻脸了。公元前399年3月，这个年迈的公民在宗教法庭上接受了审判，并被判有罪，主次罪名分别是：“没有恰当地承认城邦诸神，且捏造新神”和“腐化青年”。法庭最终做出了死刑判决：大约4周后，苏格拉底在雅典的牢房里喝下了狱卒留给他的毒堇(hemlock)汁，随即身死。

◇◇◇

苏格拉底的论点或许太具煽动性，弥漫着一股格外危险的魅力。他相信人有享受完美幸福的潜力。对于苏格拉底的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力，他的弟子柏拉图给我们留下了一条线索。在其洞穴寓言中，柏拉图以绝妙的细节呈现了苏格拉底所描述的一个人类种族，他们生来就戴着锁链，永远盯着一面墙壁，只能看到上面的人影，同时坚信这些影子就是现实。当这些囚徒转瞬间被带入现实世界的光明中时，柏拉图便展现了他们所感受的惊愕和喜悦。这些被锁住的人代表的就是尚未听闻或理解苏格拉底之论说的人。

然而，人类向来不善于全心全意地接受新生事物。在一个迷信成风的城邦里，苏格拉底的精神和道德气质都有些标新立异，容易招惹是非。他似乎患有某种癫痫症或“失神发作”(所以当他长时间凝视远方时，那就是一种古怪的全身僵硬症状)，在那个虔诚的时代，这会被人解读为一种有害的“内在之声”。与他同时代的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就曾说到一些被“苏格拉底化”了的人，那些人热情地去听他布道、一门心思地关注一些根本问题而不是轻松的乐事。在他的喜剧《云》(Clouds)中，阿里斯托芬嘲笑了苏格拉底高尚的怪癖，让他爬进了一个升到高空的浴盆里，在云层中爬来爬去，只为了“端详月亮的屁股”。民主制需要务实主义者，但苏格拉底拒绝克制自己，不愿收敛真理的力量。于是菲墨(谣言、流言)便开始在这座雅典娜之城疯传。这位坚定的哲学家非常清楚，造谣中伤正是最有害也最阴险的敌人。

这些人捏造我的丑闻，实在是险恶。他们的武器是嫉妒和诽谤，这很难对付。我不可能把他们都带到法庭上来质问他们或驳斥其指控。我只能保护自己，就像跟影子搏斗一样。□

苏格拉底的思想与活生生的苏格拉底

在所有城邦里，害一个人都比帮他容易。

——柏拉图，《美诺篇》(Meno, 94e)

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中，有一幅画□描绘了苏格拉底死前的那一刻，作者是新古典主义大师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画中的苏格拉底被焦躁的门徒环绕，这位德性与崇高原则的殉道者缓慢而坚定地说着话，毒堇汁正在他的血管中流淌。□蹲伏在他床边的人都将如柏拉图一样把他的话载入文典，进而注入世界文明的基因之中。□

今已至离别之时，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处境更好，唯有神知。□

◇◇◇

这不是一本探究哲理的书。我是个史学家，不是哲学家，不可能比往圣先贤更胜一筹，他们已经从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中挤压出了各种不断演变的解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Diogenes the Cynic)、阿尔—肯迪(Al-Kindi)、耶胡达·哈列维(Yehuda ha-Levi)、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这些人都曾为苏格拉底哲学的真正含义争论不休。这已经是一部在不断膨胀的正典了，我不会贸然加以扩充。但我可以把目光转向我脚下的那些石头，探查苏格拉底的哲学是如何在他所处的时空中逐渐演变的。

就本书的写作目的而言，我想说明一点，苏格拉底思想的趣味就在于他不相信或者不探讨抽象事物。对他来说，道德都是在探讨现实世界中的现实问题时起源和浮现的。他借以表达自己思想的角色通常都是些鞋匠、面包师、女祭司和妓女。苏格拉底不断强调他是血肉之躯，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生活和理解生活的。这是他的哲学如此贴近我们的原因之一。因此，用一些不起眼的、考古学上的、物质性的东西来回溯苏格拉底的经历还是恰如其分的。简言之，苏格拉底所传达的图腾般的思想与他的经历是脱不了干系的，比如他恰好在当地港口目睹的一场宗教仪式、赤脚穿行于雅典的快乐、亲朋好友的亡故，以及在一场消耗战中体验的恐怖，其分量在他的思想中不亚于任何一种纯粹的智识概念。苏格拉底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鲜活的世界。这本书会把生活中混杂的证据编织到一起，让物质遗存与文学和文献资料并驾齐驱，一个世界的图景将就此浮出水面，显现出人们在其中首次自觉尝试建立的一个以“民主”为基础的“文明”。□

不过苏格拉底关心的并不仅仅是我们周遭的环境，还有我们的内心。“他要求我们认识自己，其实是要求我们了解自己的灵魂。”□苏格拉底饱含深情。这位哲学家认为开诚布公的对话是灵魂所不可或缺的一种抚慰，他是以对话而非独白的方式将内心的想法传达到了公共场域。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宣泄——柏拉图用了希腊语中的“katharsis”一词□——意思是释放出灵魂中“不好的东西”。根据我们现存的记载，正是苏格拉底最先探讨了我们应该如何同处一世，就像这个世界努力适应其自身一样。

真理其实是一种净化 [katharsis]自我克制、正义、勇气与智慧本身都是一种净化。□

苏格拉底的哲学和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尤其因为它是如此的顽强。从伊丽莎白一世到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从第三帝国到21世纪的美国，人们一直在以苏格拉底为范例来力图理解社会现在的样貌，以及它理应是何种样貌。苏格拉底的话语曾充盈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门厅。公元11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耶胡达·哈列维在与哈扎尔国王(King Khazar)谈论犹太教本质之时，就引述了苏格拉底的话。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托马斯·霍布斯的政治论说文中也随处可见苏格拉底的名言。

苏格拉底还是早期伊斯兰教的一个核心人物。阿尔—肯迪是“第一位”自封的阿拉伯哲学家，无疑也是首位穆斯林哲学家，他就在公元9世纪写下了大量有关苏格拉底的论文（失传已久）。□苏格拉底的睿

见曾被勾画于彩石之上，涂绘于撒马尔罕的公共建筑之中。这位哲学家还被列为智慧七柱之一，获得了“源头”(The Source)之名。苏格拉底内心的声音被中世纪的穆斯林当成了一种征兆，表明他就是一位身着穷人衣裳的天使。从公元11世纪至今，整个阿拉伯世界都认为他有提神和滋养之效，“就像……正午烈日下最纯净的水”。□

然而，我们为什么至今仍要关注他呢？为何还要挂念这个早已离我们远去的古人呢？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苏格拉底做了一件惊人的事——我们仍然渴望的事——他暗示我们或许能找到一种方法，在这片土地上使自身得到满足。苏格拉底的吸引力就在于他劝说人们关照灵魂。他认为，只有当人与自身和谐相处的时候，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他提出，能让事情变得更好的是“我们”，而非“他们”。

◇◇◇

如我所说，苏格拉底是一个令人着迷的神秘存在，但他所处的物质环境还是有利于我们探寻的，尽管他已“不在其间”。即便那出反映公元前5世纪雅典生活的戏剧是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为灵感来源而精心创作的，雅典这一舞台背景也依然可以为我们所用。苏格拉底是个接地气的人，这一点所有人都会同意。他用一双泥腿支撑起了一颗伟大的头脑，我要追随的正是那泥泞的足迹。因此，我要描绘的并不是他的哲学地图，而是一张和他这个人有关的舆图。

苏格拉底的故事仍需讲述，其原因不一而足。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法庭剧。雅典人投票决定铲除苏格拉底。他们视他为威胁，他则自认为可以拯救这个城邦的灵魂。这是暴民统治、政治阴谋，或者少数服从多数的完美范例吗？苏格拉底的故事是一场悲剧，还是文明发展中的一个富有教益的预备阶段？谁才是正义的？□苏格拉底的故事还体现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张力。他至死也未妥协。正因如此，他才会被誉为人类有记载以来的首个意识形态殉道者。

苏格拉底毕生都在寻找宝藏，亦即深入地理解人性。这种寻宝的热情驱使着他在雅典城内四处游荡。本书追寻了他走过的路径。他所要探寻的是“善”在人类社会中到底居于何种地位。我们是不大可能寻得这个终极大奖的，苏格拉底自己也从未确定他已经找到了，他唯一确定的事情似乎就是：企图为生活中的一切寻找“真实的”科学解释是徒劳的。在他看来，若凝视长空或走遍天涯仅仅只是为了给世界编目，却没有学会爱这个世界，那也是枉费工夫。然而，一旦居住进生养他的那个雅典，我们或许也能一窥这位寻宝人的面目：时而激烈暴躁，时而阴晴不定，同时也不乏自我陶醉、聪明、危险和滑稽之处。苏格拉底从未忘记自己的世俗性。在他被判死刑的那天，他宣称：“如荷马所说，‘我非橡树或岩石所生’，而是生自人类双亲。”□因此，本书的目标就是居住进苏格拉底所处的那个物质性的雅典，不仅是史载和宣传中的雅典，也是他所生活和经历的雅典。

雅典城即苏格拉底。对苏格拉底来说，没有什么比雅典更重要了，而重中之重无疑是城内的雅典人。他曾对同行斐德罗(Phaedrus)说过，他的家，他的世界，就是这座城市，一座挤满了人的城市。对苏格拉底来说，人就是他的磁北：他爱他们。色诺芬(Xenophon)宣称，他说的话“总是关乎人类的问题。他探讨就是这类问题，比如人们是如何取悦和惹恼诸神，美和丑、正义和不义、谨慎和适度、勇敢和懦弱的本质或目的是什么。”□他的哲学都是为了理解周围的男女。这种理解，这种对自我意识的意识，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psyche”——生命的气息或灵魂。在公元前469年至前399年间，苏格拉底的灵魂就在雅典城游荡。

我的夙愿很简单：重返当年的雅典街头。不是重游这座黄金时代的城市，而是要着眼于一个真实的城邦，它正在进行一场宏大的政治实验，并专注于一种文化。这是一座饱经战乱和瘟疫的城市，同时也享受着巨大的胜利果实。我们要居住进这片完全可辨又彻底陌生的地域，去呼吸苏格拉底呼吸过的空气，去面见民主制建立之前的民主派，和哲学这门学问诞生之前就已在思考的爱智者。

这是一段悲怆的历史。对于苏格拉底的生活、受审以及饮鸩而死的故事，雅典无意全数道出，但我们需要去倾听。

1. [☉](#)Trans. Brickhouse and Smith (2002).
2. [☉](#)苏格拉底一生都在追寻找一种个人的道德。例见Rudebusch (1999)，其中就谈到苏格拉底把快乐和美德都当成了首要之善来追寻。
3. [☉](#)“psyche”是一个古希腊单词，意为生命力或呼吸。它在希腊语中也可指代蝴蝶。
4. [☉](#)“苏格拉底第一个表明，无论何时何地，在我们的一切痛苦和行为中，生活总是接纳哲学的。”参见Plutarch, *An seni respublica gerenda sit*, 796e.
5. [☉](#)Plato, *Apology*, 30e.
6. [☉](#)Plato, *Republic*, VII, 514a–520a.
7. [☉](#)尽管后来的一些基督教评论家在其中看到了一种新的内在信仰的发展。
8. [☉](#)作于公元前423年，后来可能在公元前418年被改写了。阿米普西阿的失传喜剧《科诺斯》也讽刺了苏格拉底。
9. [☉](#)即名望女神菲墨(Pheme)。
10. [☉](#)“照我说的去做，远离人们的流言蜚语。因为菲墨[谣言]是一个很邪恶的东西，本质上，她重量很轻，很容易抬起来，是的，非常容易，但带在身上却很重，而且很难再放下。一旦有很多人大肆夸赞菲墨[谣言]或放纵她，她就绝不会完全消失了。事实上，她真像是某一类女神。”参见Hesiod, *Works and Days*, 760ff (希腊训诫诗，公元前8世纪或前7世纪)。
11. [☉](#)Plato, *Apology*, 18d.
12. [☉](#)指《苏格拉底之死》，见插图12。
13. [☉](#)苏格拉底是有可能因为他的罪行而被钉在木十字架上处死的(尽管这可能是对“亚公民”——例如奴隶——所设的一种刑罚)，服用毒堇在时人眼里是一种更仁慈的死法。但折磨人的死亡是可以按程度来衡量的，而毒药只比钉死在木十字架上仁慈几分而已。大卫的画在很多方面都很浪漫主义。
14. [☉](#)柏拉图这位古典作家就曾满怀热情地在巴格达的“智慧所”(House of Wisdom)求学问道。穆斯林家庭至今仍称他们的孩子为阿夫拉托尼翁(Aflatonion)即柏拉图原名。
15. [☉](#)Plato, *Apology*, 42a.
16. [☉](#)我们天真地以为民主是古雅典最伟大的遗产，但民主其实在整个西方历史中一直是被拒斥的。事实证明，柏拉图的思想(他可以被视为反民主派)以及因他而流传的苏格拉底的思想要顽强得多。苏格拉底在古代的追随者包括：安提西尼(Antisthenes)、锡诺帕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一类的犬儒派哲学家、柏拉图、色诺芬、欧几里得(Euclides)和亚里斯提卜。柏拉图的下列对话可由它们对苏格拉底的论述串联起来：《泰阿泰德篇》—《游叙弗伦篇》—《申辩篇》—《克力同篇》—《斐多篇》。无论是异教徒的地区还是一神论的地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苏格拉底的思想都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他的方法的价值有某种程度的复兴：人们认为苏格拉底问答法和苏格拉底辅导法具有绝对的价值。它们正再次成为各所学校和学院的时尚。可访问以下链接：www.Socraticmethod.net。
17. [☉](#)Plato, *Alcibiades*, 1, 130e.
18. [☉](#)Plato, *Sophist*, 227d.
19. [☉](#)Plato, *Phaedo*, 69b–c. Trans. H. N. Fowler (1914) [LCL] .

20. ☉18我们还可以找到这些论文的标题：《论苏格拉底的德性》(On the Virtue of Socrates); 《苏格拉底的主张》(Socrates' Pronouncements); 《苏格拉底之死》(Of Socrates' Death), 但只有几个。
21. ☉想了解苏格拉底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 伊莱·阿隆(Ilai Alon)的作品极有助益, 例见Socrates Arabus: Life and Teachings (Jerusalem, 1995)。
22. ☉“认识你自己。”“最要紧的不是活着, 而是正当地活着。”路易斯·纳维亚(Louis E. Navia)雄辩地总结了苏格拉底的目标: “自知之明是开启美德之门的钥匙, 而这钥匙只有在一个人自身的灵魂里才能获得。通向它的道路是狭窄、崎岖和陡峭的。这就是大多数人不会选择在如此无趣的方向上努力的原因。智力上的惰性和精神上的贫瘠会妨碍他们这么做。他们的罪有一个源头, 那就是抛弃了被苏格拉底视为解开人类存在之谜的唯一谜底。当这种抛弃之举涉及拒绝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提供的机会时, 它就更应该受到谴责。”Navia (2007), 234。
23. ☉柏拉图也辩论过尊重法律和真正的正义之间的矛盾。
24. ☉Plato, Apology, 34d.
25. ☉Xenophon, Memorabilia, 1.1.16.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毒堇之杯：苏格拉底、希腊黄金时代与正当的生活》贝塔妮·休斯.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5105.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